

烫伤

□王功彬

急匆匆赶回老家后,见母亲正缩在沙发里小声哭着,左手托着右手,右手腕上鲜红灼人,脱落的皮肤像院里梧桐树上打卷的树叶。母亲被开水烫伤了。

看报纸的确比原来少了,但每周最爱的还是《新视听》,她每期封底的“珍藏·回忆”栏目的老照片都是我提供的。

父亲说快点送你娘去医院。父亲说的医院其实不是医院,是一个诊所,是一个专业治疗烫伤的诊所。诊所的医术是祖传的,三五里村庄的人一旦被烫伤,在第一时间就会想起这个诊所,并很不在乎地说:不要紧,到那里喷喷就好了。所谓喷喷,就是大夫拿出一罐空气清新剂的样子的气雾,对着伤口喷几下。

那天是周五下午,同事说你的《新视听》来了。这几个家伙,总是先己后人,每次来报后都是看到下午再转给我。正看着报纸,突然有位老人打来电话,他说费了不少劲才找到我,想送我一批老照片,并把自己家的电话号码说了,让我好好记下,我顺手在报纸边上记下,说了声谢谢,下周一就去你家看老照片。这时手机响了,里面是父亲急躁的声音,说快点来,你娘被开水烫着了!

我边掏车钥匙边把《新视听》卷起来带着,打开车门,把报纸往车座上一扔,关门启动,一脚油门到了老家。

诊所在路边的一个小院里,一片漆黑,只有一间屋里亮着灯光。我急切地进

去呼叫,见一个年轻的女人抱着小孩从里屋移出来,隔着防盗门应声,说大夫他出去了,我给他打电话。我呼呼地粗嗓催着:快点!

母亲是很少落泪的,哪怕在最贫困的岁月里,父亲在外工作,她一人在家带着我们姐弟四个,白天从下夜间开始,夜晚到天不亮结束,艰难困苦可想而知,但她从不掉泪,依然坚信日子会好起来。这次母亲却哭了,像个孩子,嘤嘤地哭。在反复催促小孩女人几次后,大夫仍没回来。我在路边焦急地徘徊,终于等了半个多小时后,久盼的大夫回来了。

大夫很年轻也很帅气,年轻帅气的大夫很潇洒的撇掉上衣,麻利地打开瓶瓶罐罐,取出一罐气体,对着母亲的伤口喷了几下,然后涂上药膏,又摸出一个极小的瓶子,在伤口处轻点几下,极像烧烤师傅喷撒的孜然辣椒面,在母亲几声的哀嚎里结束了包扎。大夫宽慰母亲,说放心吧,隔一天来换药,过不了几天就好了。

万事大吉,母亲的事情总算让我松了口气,到周一需要办的事情就是给那位老人通电话,去他家里取老照片。我开始找老人的电话号码。

也许母亲的烫伤非常严重,也许那个年轻帅气的大夫不够老道,反正母亲又开始哭了,不,是嚎,是揪心撕肺地哀嚎,而且是彻夜难眠全身抽搐地哀嚎。母亲的伤口感染了,右手腕和双膝的伤口出现了

脓水,打开后脓血腥臭,不忍目睹。

我继续寻找那份记着老人电话号码的《新视听》,翻箱倒柜地找,车座上面没有,车座下面也没有。

母亲疼得全身哆嗦,抽泣地说还不如这就死,死了也不受这份罪了。我赶紧联系了市内一家医院,找了个看烫伤的专家,专家说抓紧来吧。

我继续寻找那份记着老人电话号码的《新视听》报纸,翻箱倒柜地寻找,车座上面没有,车座下面仍然没有。

母亲得到了很及时但又很好的伤口处理和包扎,并严格按照专家的要求,连续一周的打消炎针预防。母亲不疼了。伤口不疼的母亲饭量渐涨,柔软的馒头一口一个月牙,两口一个“山”字。伤口也慢慢由脓血到赤红,再到新肉长出,逐渐长了新皮。

我继续找老人的电话号码,翻箱倒柜地寻找。那份记着老人电话号码的《新视听》,始终没有找到。静静想下,分明记得那天把报纸扔在座位上,再具体点说,是扔在我的屁股下面。

后来,母亲的烫伤几乎痊愈,可那份报纸始终没有找见。看来,那位老人的老照片我也无法得到了。我再也没找到那位老人电话,由此也开始怨恨自己起来,怨恨这个丑陋的屁股下弄丢了那份存有好多故事、好多情感的《新视听》。

母亲的烫伤好了,丢掉的那份报纸却烫伤了我的心。

一天,我对朋友说:弄丢了一份报纸。朋友笑,说不就是一份报纸吗,有什么可惜的,我再给你找一份?

这份报纸也许以后再也见不着了。我说,报纸多了,我只要那份,你不懂!



别了!《新视听》

□胡乐浩

前一阵子订报季,给报社编辑打去电话,请求帮忙续订2016年《新视听》,竟意外得知其要停刊了。

作为一名基层通讯员,知此消息的与该报广大读者一样,感同身受,感到失落。作为传统纸媒,《新视听》前身为《枣庄电视报》,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创刊以来,已走过了25年的历程。25年来,因适合各年龄段受众阅读,一直深受读者喜爱;不仅覆盖面广,发行量大,而且多为读者自费订阅。当我第一时间把这一消息告诉文友时,他们也无不感到惊讶。

作为一份走进市民生活的报纸,《新视听》陪我度过了很多快乐的时光。无论是茶余饭后、周末歇班,还是工作闲暇、晚上睡前,我常常拿起一份《新视听》,逐版阅读,一篇不落。一旦读起来,常常忘了吃饭和休息,“一报在手,生活无忧”。新闻、娱乐、异域风情、大千世界、教育、健康、饮食、情感等各种内容,应有尽有。从个人角度,可

以说,是我工作上的良师益友,是儿子学习上的好帮手,是妻子照顾全家日常起居的绝好指南。

忘不了,多少个夜晚,儿子写作业,我们陪在一旁,无事可做,每当这时,捧起一份或新或旧的《新视听》,“学习”起来。有的版面内容充实,行文活泼,令人难忘;有的文章短小精悍,充满哲理,百读不厌。看到实用的,比如“教育”版上登载的初中生学习方法之类的内容,我及时剪下来,用于指导儿子学习。

也忘不了,给《新视听》写稿的日日夜夜和投稿的快乐时光。粗略统计,与之结缘以来,共在该报发表文章60余篇,作为周报,这个数字还是相当可观的。当初,不敢给它投稿。其实,它是很平民化的一张报纸,时刻坚持和践行“从百姓中来,到百姓中去”贴近生活、贴近读者的办报理念。

更忘不了,与该报编辑建立良好关系

的日子,许多编辑如张建、张亚宁等,我与她们素不相识,只是投稿时有过电话联系,我拙劣的文字得以变成铅字,与她们的“慧眼”和无私的帮助提携分不开。每一期报纸,都浸透着编辑老师们的辛勤汗水。

记不清从何时起,我成了该报的一名读者。也不知从什么时候,我开始成为它的一名作者。二十多年来,我见证了她的成长与成熟,无论名称怎样改变,但其宗旨始终未变,倾心为生活服务、为读者服务的理念始终没有变,而如今,在报刊丛林中一枝独秀的它,就要停刊了,这不能不让读者感到惋惜。

再见了!新行新远的《新视听》!

别了!难以割舍的《新视听》!

助不幸家庭鼓与呼;那时,曾帮助一湖南男子联系上失散十多年的姐姐,并带着他找到了邳州的家;那时,曾在龙头路“扫街”,看到俩外地小偷尾随一妇女伺机作案,一嗓子将其喝退;那时,曾在龙庭路看到一男童被酒驾司机撞倒,同伴数人要驾车逃逸,遂挺身而出,亮明身份,拨打电话报警,使男童及时得救;那时,曾关注新城建设和搬迁,曾注重非遗挖掘和文物保护,曾让旧闻变成新闻,让更多的读者了解这座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……

那时,看到好心人向没钱治病的孩童伸出了援助之手,看到困难家庭得到了救助,看到自己的报道有了相关部门的回应……说实在的,心底真有一种成就感。

后来,我离开电视报社,到了《枣庄晚报》继续从事新闻采访工作,一晃多年过去。但最初的记忆往往是美好的、难忘的,更何况在电视报社的那三年是我记者工作的刚开始,一切都还那么记忆犹新,一切都还像是在昨天。这份成长的记忆,将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……

小鸟的家

□吕奎

天冷了,北风在窗外的枝头跳跃。六岁的女儿趴在窗子上,目不转睛地看着远处的几只麻雀。忽然回过头问我:“爸爸,那几只小鸟有家吗?”我抬头看看说:“有啊!他们的家在屋檐下,在树枝上。”“那它们多冷啊!”女儿想了想说,像是自言自语。我没有理会,忙着我自己的事情。

过了一会,女儿跑来跑去地找东西,找出一个空的小纸盒,拿出笔来在上面认真地写着什么。我起初并没有在意。写完后,女儿又开始在床头的抽屉里翻找起来。我忙走过去问:“宝贝,你在找什么呀?”“我找棉花,你知道在哪吗?”我很诧异,“找棉花做什么用啊?”女儿举起那个小盒子说:“给小鸟做个家啊!”我仔细一看,不禁哑然失笑。只见小盒子上歪歪扭扭写着:小鸟的家。鸟字还没学,用拼音替代的。

我不忍心打击女儿幼稚的童心和爱心。又忍不住问道:“小鸟怎么会到你做的家里来呢?”女儿不紧不慢地说:“小盒子放在窗外,小鸟看见我写的字就会飞进来的。”听那语气,像有十足的把握。“而且里面很暖和。”女儿补充说。逻辑性还很强呢!我这次没有笑,一脸认真地说:“那好吧,爸爸也帮你做。”

没过多久,我们父女俩就做好了。我把那几个字描得又黑又大,好让小鸟看得见,看得清楚。我把做好的“家”按照女儿的意思放在窗外夹在防盗窗和玻璃窗之间。女儿很高兴,像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。看到女儿快乐的样子,我也很高兴,丝毫没有感到自己是在欺骗孩子。

接下来的几天,女儿一放学就会跑到窗子上看看有没有小鸟来住,但每次都失望。我安慰她说,你要有耐心,或许小鸟没有看到呢,再等等吧!又过了几天,我觉得是时候了,就对女儿说:“为什么小鸟不来呢?我们分析一下吧!找找原因。”在我的引导下,女儿归纳了几点,一是小鸟不认识字;二是做的“家”和我们住得太近,小鸟害怕;三是小鸟住惯了屋檐和树枝,不习惯住我们做的“家”;四是小鸟根本就不冷。经过我们的分析,女儿愉快地接受了,不再天天等着小鸟来住了。

事后我想,如果当初武断地制止了她,或是嘲笑她的想法,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?孩子享受不到探索的乐趣,明白不了原因不说,还可能扼杀孩子的想象力。所以,永远不要以成人的思维去认识孩子,要不哪来的童真童趣呢?孩子又怎么能在探索未知世界的过程中成长呢?因势利导的教育才是最明智的做法。

难忘我在电视报的日子

□孔浩

一名“无冕之王”。

虽然过去曾采写过新闻,写过不少文章,但真正专职做起了记者,还是感觉到自身知识的储备不够用。于是,我在工作中多向同事们学习,采访中留心多问,生活中多观察思考,而专业的书籍更是我的案头必备。为了跟上时代,我还一改手写稿子的习惯,终于学会了电脑,这对于“榆木疙瘩脑袋”的我来说,是一个极大的进步。

在一线采访新闻,辛苦自不必说,但每天过得充实而愉悦。记得那时每次早上出门,我都会笑着对上小学的女儿说:“记者在行动!”女儿则会说:“爸爸加油!”那份温馨至今如在眼前。

那时,曾深入社区,了解百姓疾苦,帮

